

蔣公德澤兩代同霑

趙佛重

政府遷台，屈指已經二十多年，因為人民生活安定，我們覺得是一眨眼的。回想初來台灣的情景，像是昨天的事。惟有去年，蔣公崩逝，到今天不過一年。這一年，真好長，好像比十年還要長。蔣公對先父夷午（恆愚）老人禮遇甚隆，我亦頻叨 蔣公德澤，茲應「中外雜誌」之囑，謹撰這篇「蔣公德澤，兩代同霑」。

民國十一年，先父主持湖南省政。因為湖南處於當時南、北政爭之間，所以這付担子，可不敢鬆。既要撫輯軍民，又要和緩南、北，還要對付共產黨的蠢動和日本、英國等帝國主義的侵略。那時，先父年方四十，本着「為國為民，盡一番心力」（見先父致譚畏公函）的願力，做得還有條有理。使面積二十萬零五千五百平方公里的湖南省境內，過着「小康」局面，與省境外劍拔弩張、兵慌馬亂的情形相比，儼然是「世外桃源」。對於北方的吳子玉（佩孚），先父派了符定一作代表（符、編過「聯綿字典」）。對於南方，則經常派財政廳長袁華選（士權）先生前往聯繫。有一次，袁先生從桂林大元帥府報聘回長沙。先父除詢問政情之外，還問到在彼處會見到

那些人才——按先父一生最注重人才，當時除經常向章太炎、梁啟超、康南海、熊秉三、王正廷、顏惠慶、蔣百里等，請益之外；而手下的軍官，後來出任省府主席的，便有何鍵、萬耀煌、李品仙、劉興、劉建緒、周燦、廖磊、夏斗寅、魯滌平、賀耀祖、葉琪等十餘位之多——袁先生答道，祇見有一位蔣參謀，經常讀書，手不釋卷。後來才知道，這位蔣參謀就是我們偉大的民族英雄 蔣公。

民國十五年，唐生智與桂系勾結，野心勃勃，欲驅使湖南民力，以遂其梟雄慾望。民國十六年，北伐告成。蔣公以全國軍政首長之尊，親筆寫了封信，邀先父來南京一敘。記得這封信的稱呼是「炎公先生尊鑒」，按先父的字，早年作「炎午」（後來才改為「夷午」）。這封信，我一直珍藏，可惜沒有帶到台灣來。

民國二十五年，發生西安事變。先父以為非蔣公領導，無以抗日禦侮，非常着急。曾電吳子玉（佩孚），請吳轉告張學良懸崖勒馬。當時吳有覆電，曾詳告去電經過。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蔣公指定

先父作湖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那時，因為軍務倥傯，而又在「訓政」時期，所以議員、議長，全由政府遴選。先父此後又担任省臨時議會、省議會議長，迄于大陸撤退，前後在湖南議會任職共達十餘年。此外，在中央方面，蔣公又聘先父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將參議官。「參議官」是做德國軍制設立，職級崇高，大概與戰區司令官相等，全國不過六、七人，都是軍界的元勳。每人都發有密碼本（一年更換一次），隨時可直接向 蔣公報告軍、政情況。先父在此十餘年中，協調政府與人民，溝通中央與地方，湖南民情、政局，一直平靜無波，可謂沒有辜負 蔣公的付託。

民國三十年，蔣公在湖南南岳（衡山）聖經學校舉行軍事會議，將星雲集。先父那時正賃居南岳黃宅。黃宅鄰近聖經學校。先父為顧慮會議需要很多房屋，自動讓出黃宅，遷往南岳市祝聖寺居住。會期開始，蔣公由重慶來南岳主持。先父照例以省議長身份，晉見 蔣公。蔣公于握別時，說：「會後再作長談。」先父還以為是客套。不料一日午後，先父正在祝聖寺高臥，

忽報道 蔣公蒞臨。先父趕忙盥洗，盥洗完畢，蔣公已步入臥房，果有所諮詢。那時，蔣公的威望，正是如日中天，所以 蔣公躬尊降訪，一時傳為美談，以為有漢光武之于嚴子陵之風。

在抗戰八年期間，先父每年必從湖南飛往陪

都重慶一至二次，向有關部會接洽公務，晉見

蔣公，和拜訪一些老朋友。有一次，晉見 蔣公

之後；第二天各報標題報導 蔣公約見趙某某。

大概因為先父在軍政界資望較深，所以報紙不用

「召見」，而用「約見」字樣。又一次，蔣公

面邀先父往成都中央軍校看校閱。這次是何敬公

（應欽）代表檢閱。先父坐于檢閱台上，見何敬

公向受檢部隊頻頻答禮，站立數小時，先父向何

敬公慰勞說：「辛苦，辛苦。」何敬公笑着說：

「後面受檢的部隊，還多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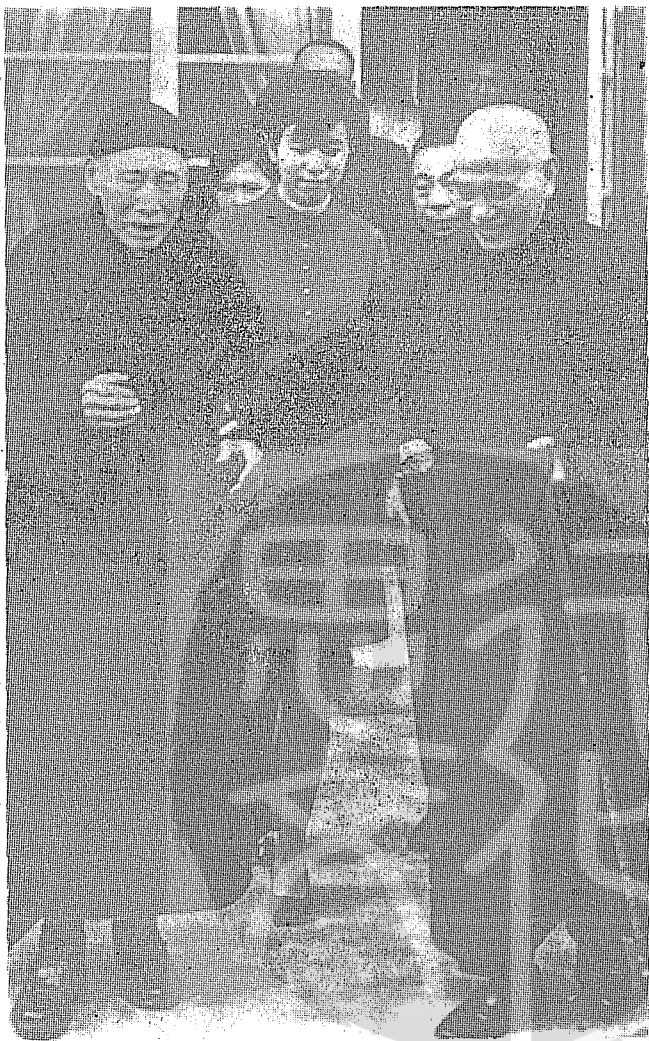
南岳山上的磨鏡台，離平地有十五華里。湘

主席何芸樵（鍵）先生曾在這裏築有別墅。這別

墅建于萬松叢中，日夜可聽「松濤」。人靜之後

，松間的松風，會悄悄地跑進廚房，偷食飯粒。

蔣公于到南岳之便，也偶爾駐蹕于此。有一回



趙恆惕先生恭送 總統蔣公暨蔣院長經國先生。

先父路過這別墅，才知道 蔣公已在此小住，

（按：在抗戰期中，為避免日機轟炸，蔣公的行

止是相當保密的）。先父就便道求見，蔣公欣

然接晤。事後，侍從室主任告訴先父說：「蔣

公見客，都是數週前安排。臨時接見，絕不多見

。你老人家可說是特例啊。」我十多歲，亦曾數度

隨先父在這別墅住過。所以印象最為深刻。有一

年夏天，我們正寓居在這別墅裏，發生一件頗有趣

的事。一天，突然接到 蔣公自重慶拍來的一件

密電電報。先父便取出密電碼本，在房中獨自翻譯

，然而無論如何也譯不出來。恰巧素以善讀書著

名的雷姓表姐，在浙江大學電機系肄業來我家。

先父以為她是至親，又是女孩，便交給她翻譯。

她翻譯了很久，也無辦法。這時，正是午飯時候

，先父與她先到飯廳去用飯了。我住在先父隔

壁房間，一直未插手翻譯電報的事，因為我知道

先父加上學電機的表姐，尚且束手無策，何況是

我呢。及至他們去用飯，我也到先父房中去試譯

一下，果然譯不出。忽然，我靈機一動，改變一

個方式一試，竟翻譯出來了。我去飯廳告訴他們

，他們還未吃完半碗飯呢。先父奉到電示，立即

遵照 蔣公指示行事。

在抗戰的末期，日軍入寇湖南。交通大道，

日軍固屬橫衝直闖。連羊腸小徑，也有敵騎縱橫

，鐵騎過處，人馬雜沓，路上鋪的石板，磨得如

鏡子一樣光滑。路旁的稻草堆，多被日軍燒光。

先父與省議會、省政府同仁，困處在湖南的藍山

縣，與中央政府脫節。這時，先父手持地圖，本

着青年時的作戰知識，指揮避難，距日軍最近的

距離，祇有五華里，居然逃出日軍的魔掌。先父見湖南糜爛至此，幾度決心冒性命之危，要越過日軍封鎖線，去重慶請中央派兵，搶救湖南。但大家以為一則危險太大，二則去了又不易回來——湘南一隅，將更是惶惶無主。所以幾次都被勸阻，沒有成行。但先父曾以密電呈報 蔣公，有「不惜捐軀，以救湖南苦難」的話。蔣公立即發電，允即派兵救援。幸而，抗戰勝利；日軍全面投降，國土重光。隨後，先父又協助政府，從事復員的工作去了。

民國三十七年，程潛回湖南主政。程本是先父在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一輩子想掌握湖南，而不能如願，這回大願初償，心目中所願忘的，就是先父一人而已。

先父自忖此地不可久留，突奉 蔣公來電，召往南京參加全國糧政會議，先父乃因此而脫離和談氣氛瀰漫的湖南。如果遲走一步，難免不為當時的準備靠攏份子所羈留，而向共匪邀功。蔣公對先父之關懷，先父萬分感激。所以先父晚年常說：「以後有生之年，都是 蔣公所賜的。」

民國四十年，世界佛教大會在日本召開，先父與章嘉大師，李子寬先生都被推參加。行前，先父曾晉謁 蔣公。先父于會後，偶然發現唐代高僧玄奘大師的靈骨，尚在日本。並且日本方面亦願意將靈骨，分一部份奉還中國供奉。先父回國之後，便積極籌建「玄奘寺」。蔣公對於玄奘寺的地點和經費，曾多所指示，大力支持。及玄奘寺落成，玄奘大師靈骨奉安之後，蔣公並親筆

題：「國之瑰寶」四字——這四字是先父向 蔣公面請書寫的——現懸掛于玄奘寺大殿正中。以後，蔣公頻頻光臨玄奘寺，又應先父的請求，在寺旁建了一座「慈恩塔」。這兩大建築，除富有宗教和學術意義之外，同時也是台灣名勝之一。

每年春節，蔣公總是邀集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會餐，並聽取意見。先父每每被推發言。其次，蔣公為孔祥熙先生壽誕設宴，先父應邀作陪。在 蔣公賜宴的第二天，總統府派人來舍下，說是先父昨天在 蔣公官邸發表對國是的意思，因為紀錄人員未到場，可否再請用書面寫下來。于是先父便以文字寫下，又補充了一些未盡之意，送陳 蔣公。

蔣公對於先父的書法，似有偏愛。蔣公座右的格言，有些是先父寫的。據說 蔣公在金門，看到先父所寫摩挲石刻「太湖」二字，諦視良久，回顧尹俊司令官說：「趙先生是一位正直的人。」

先父與 蔣公間的交往，因先父生平慎言，我所知道的一鱗半爪，僅止于此。不過，自民國二十六年，先父回湘以來，即以長官敬事 蔣公；而 蔣公對先父則非常禮遇，似乎以老友，不以部屬相待，先父有所晉言，蔣公無不嘉納。前後三十餘年，忻合無間。

至于我親炙于 蔣公，在公共場合看見時有五次，個別晉見時有兩次。政府自大陸遷台初期，蔣公整軍經武，積極準備反攻。每年十月十日國慶，照例舉行閱兵。而那時的閱兵是以各色兵種排列于街衢，蔣

公則乘吉甫車逐一巡視。當時，我尚在大學唸書，擠在巷口瞻仰，見 蔣公乘吉甫車冉冉而至，威儀棗棗，儼如天神，我不期而然，舉臂高呼「總統萬歲」，其餘市民，亦起而響應。蔣公對我們這一羣，也揮手致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蔣公。又在某年國慶集會（在總統府廣場），見蔣公接受羣衆歡呼致敬。蔣公那回致詞不多，但却生動有力。又一次在木柵革命實踐研究院聽訓，蔣公手持大綱，講演長達兩小時，諄諄訓誨。還有一次，是在陽明山中山樓，蔣公主持中華文化復興紀念節典禮。坐于講台上，聽取政大校長的學術報告。蔣公不時戴上眼鏡，看看台下的聽衆。另一次是在國防研究院聚餐。蔣公狀極愉快。因為我的座位，離 蔣公不過三公尺。我選用相機，拍了張照片。

個別晉見，則一回是在先父八十華誕日。先父生平素不喜以生日喜慶，驚動親友，所以先父華誕的那一天，便往汐止廟中避壽去了。那天，當賀客散去，我正在陪先母用餐。忽然聽見大門鈴聲，我走去開門。只見一位穿中山裝的同志，問：「趙老先生在家否？」我說：「不在家。」他說：「是一位長官來訪。現在還沒有到，你可先去用飯。」我回到飯廳，告訴先母說：「看一切情況，說不定是 總統光臨。」接着我又問先母：「這是一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因為照西洋禮節，女主人是必須出來。照中國習俗，却又不然。我國正處于中、外、新、舊之交，究竟應何去何從，真不易處理。先母略一沉思，便說：「如果

總統沒有問到，我就不必出來了。」一個這麼不易處理的問題，先母于恩促之間，竟考慮得如此得體停當。我們用餐剛畢，門鈴再響，我去開門。不到兩分鐘，果然是 蔣公座車到來。生平最仰慕的偉人 蔣公，自座車中出來。他面如冠玉，雙目炯炯有神。這是我最近 蔣公的一次。于是我陪侍 蔣公走入客廳。 蔣公殷殷垂詢家

庭狀況，並且說：「我今天是來拜訪令尊的。」略坐片刻， 蔣公起身，我執後輩禮，恭送至大門口。事後，秦副秘書長心波說：「你那天態度很從容。」其實，我覺得在 蔣公身旁，卻有「即之也溫」的感覺啊。

另一回，是在國防研究院，奉命召見。我因為有上次陪侍經驗，所以心情尚不過份緊張。那

天，是下午四時， 蔣公敞着衣領口，可見公務之忙，分別召見我們。陪見的有國防研究院張主任曉峯。 蔣公垂詢受訓心得，我也面呈「文化建設」的書面意見——這書面意見，我沒有留稿，我已不能記憶全部說些什麼。不過，我還記得都是一些原則性的意見。告辭轉身之後，尚隱隱聽到張主任向 蔣公補充說：「這是趙某某的兒子。」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臺幣伍拾元。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秘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饒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叁拾元合售壹佰貳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